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雜論中

詞科論并序　　沈既濟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纔有一疑作百

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論曰

初國家治自顯慶已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

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户足人無若窳四夷來同海内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巳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户選徵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彦

韜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爲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慝嘲爲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難進論　李翰

實有囊錦握蘭韜劒懷玉介然獨立默而無言主人怪而問之曰僕觀今之士君子所求速進體必盡飾而足下望問若有疑造庭若有懼隱文彩匿芬芳掩光暉潛

賴利此何謂也豈有以哉客曰夫順時而動嘉會不可以智求藏器於身知已不可以力致有道足輔天地而不用於人行足應神明而不信於俗僕所以候寬和之色伺清晏之閒願因左右思待擯介或没齒不遇豈直斯須之頃與主人曰僕方運思量深游精絶遠巨蚌潛於溟海剖而探其珠靈龜巢於嘉林灼而訪其兆而況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乎蟋蟀候秋而吟蜉蝣乘隂而出豈借援於左右求容於儐介哉而足下牽流議於俗

忽常道之要豈安彼詭隨昧而不察玆理將有所感激憤而為此言乎客曰主人可謂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察言觀行下之所以上達言有邪正百慮紛紛行有是非萬變舛錯憂虞不可以一逕驗悔悋不可以一理徵士固有上不援下無黨禮義以為干櫓忠信以為甲冑見利不虧其分見害不更其守杖必然之畫恥干節而進則有從俗浮沉與物厚薄潔其衣服矜其車徒俛仰權貴之門逶迤富利之室人玩其飾孰察其心然則矩步

規行不如由徑之速達一辭三讓不如苟合之易親據邀乘邪是有先鳴之勢難進易退但積後時之悲此主人所宜察者一也士固有履敦懿佩禮文漸漬德教之泉棲息道素之域然而委身草莽沉跡蓬茨位末名卑譽不聞於左右含光蓄銳價不動於當時雖折節求容毀方取合行裒於寡黨才蔽於世人復有養高釣名之徒勳餘戚裔之位歷玄闕排朱門鵷翼鳳翔乞言鄒枚之口虎皮羊質假論崔馬之譚而悠悠者莫不望景星

介籍響風靡夫向聲背實人之常情索隱探微代所希
及田父獲玉驚輝廡之暉靈蛇獻珠貽按劒之怒然則
遵古人懿業類芻狗之已陳道先王法言比屠龍而莫
用此主人所宜察者二也固有聚精會神盡智畢議諆
於未兆慮於未形探玄妙之源養浩然之氣寘立羣情
之表獨與大道為鄰復有騁變効竒侈談詭論文彫琢
之辯縱煒爅之詞不思作則垂訓期於動聽駭目夫繁
聲奪雅令色惑真綆短不可以汲深褚小不可以懐大

曲彌高而和寡技逾下而賞多此主人之所宜察者三也士有作矜莊之色厲耿介之辭披苦懷揚憤思悉精銳貢忠誠矯枉推直深言切詳弘其體防剪一作剪其淫侈復有事無可否順之如流言無是非應之如響博訪遠引不綜成敗之幾虛美飾非但以苟容為度夫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頌德記功易以藻飾閑邪介疾或犯忌諱逆耳之談容之者少利口之說悅之者多然則辨佞進而登庸忠謇退而獲戾此主人之所宜察者四

也士固有懷經濟之略蘊弼諧之才而擬非其倫履失其位皆屑屑聚論者騰喧咋之辭連袂並驅者効趨走之技龍冀補鼠非所騁其逸足牛鼎烹鷄豈傷殊於常器然則含章秀發秘思混而不分默識玄通幽旨隱而莫啓此主人之所宜察者五也士固有當理以言由一作申方以進而闗梁非所鑿枘異宜或以小人所長乘於君子所短或以已所未逞一作達不信人所能然則道源蔽而不通心境曠而不接辨雖博萬物不能釋其疑辭

智雖絡天地不能效其長策故語曰誰能為之孰令聽之此主人之所宜察者六也且夫春樹桃李秋收其實春樹闕炎夏蒙其刺生實未成同為后土所生俱沐陽和之施不殖不藝終歳闗甘旨之豐不芟不耘毫末成尋拱之患亮明才士之智匡時尊主之臣可不熟計其吉凶深究其得失乎而或安於近禁玩於浮名忘至理而恱侈言貴辨偽而惡切直外恃位以陵物内自負而輕士譬猶廢東作而待歳馳扎轅而適越是以弘奬之

意未嘗異取舍之要未嘗周疑作同徒有好賢之名終無用賢之實亦良可悲矣安在其進乎主人曰若然者行不必達言不必揚賢人沉抑以為常良士無登進之理將何以革此弊而求其通乎賓曰何為其然也闕揚振風以扇物清濁必効其響懸明鏡以鑒形美惡無隱其象苟能坦其量清其心先公而後私捨名而責實得意而忘象遠佞而納忠則君子可知不仁者遠於是循吏遂以招絕跡總脩林以刈翹楚則何才不舉何藝不揚

是知行藏有宜取捨有分為仁由已芝蘭雖幽而自芳子茍好之珠玉無脛而自至審此要也夫何問焉主人矍然謝賓而退齋居三日罷鐘鼓遠宴私執謙下之心去驕伐之色夢想正士饑渴直言然後備禮延賓昇堂而訪焉言行計從於是家安而國治一作理矣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予

謂少凌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集有誠字）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者（集有雖字）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也（集作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必從斯言而亂天下

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集作于)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以為大據而以致敗(一作賊)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禄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蜀本作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

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説建一言立一詞則䦎䦎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以已集作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集有以字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為集作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

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茍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耳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

之以爵禄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桔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是其集作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

功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且夫工集作

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天爵論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倬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

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德之者爽達而先覺鑑照而無隱肫肫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焉是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宜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

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
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
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
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
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其集作而
奪則庸夫矣投集作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
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
明之謂也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

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或曰子之所謂天付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王言論　李徳裕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辨唯在簡而當理雄辨不足以服奸雄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蜀本有為字）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集有武字非）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

貿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奸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辨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辨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奸人之雄游說之事士集作焉得為之獻替哉為人字文粹有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豪俠論

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英華作布非）汲黯好游俠任氣節故乃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以（集無此字）斯言豈徒妄發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矣夫俠者蓋非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攎（集作校是）君父之命謂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與（集作

利者邪所害者正為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鉏麑不賊宣孟承基不忍志寧（紇于承基為承其乾賊于志寧見其執喪盡哀不忍害之）斯為直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無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仕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分首裂無所恡（集作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

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

君子論
臣集作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氣志而輕爵禄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

以羽儀朝庭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為人常用而自然可貴也〔此謂王濛劉真長之儔〕然世亦有不拘小節〔集作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祖曰若予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漢集作劉氏〕漢比〔集無此字〕近世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之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

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覊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内難保䕶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令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九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　宋　李昉等　編

雜論下

不招士論一首　小功不税論一首

虛名論　李德裕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療集作治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言集作口蜀本作訴嗷嗷又曰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諂正臣正臣進者理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

同風矣干寶晉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
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
笑勤恪其倚伏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文與
元成之世同風矣所謂虛曠名重者蓋議集作譏山濤魏
舒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曾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覥
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唯恥不及豈蛩
蛩貿蟨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為其羽翼時不敢害後
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泰

山之安可以痛心矣（集作哉）

小人論

世所謂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難知（集作信）此小人常態不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二字集作矣）背本忘義抑又次之便辟者踈遠之則無患矣翻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唯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也背本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傅藥而能報飛鴞食椹而懷音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

不及飛鴞遠矣至於白公員卵翼之德宰嚭遺漼溉之恩陳餘棄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怨子同誅豈止於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也集作矣夫穿窬之盜迫於饑寒莫保性命於高貲者有何恩義於多藏者有何仁愛既無恩愛則是取資於路拾金於野若能識廉耻而不為是有償金者之行矣集作也若忍饑饉而不食是有蒙袂者之操矣所以陳仲弓觀梁上之盜察非惡人由集作以是而言盜賊未為

害矣然操戈鋋挾弓矢以衆暴寡殺人取財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之人者亦未為甚焉何者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知之矣焉得負之哉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大夫種以至於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弓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傅亮賛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機聰

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自謨(集作謀)其身猶有此恨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身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仇者如荷戟以當猛(集作狡)獸閉關以待暴客者若捨戟開關則危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忘(集作妄)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檝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澤國自謂在外

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苦蜀作害近者自三公鎮于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葢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而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禍集作福斯言過矣唯有遭進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睢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孫叔去而不疑集作用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安矣若

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隨論上下篇并序

李宗閔

宗閔讀孟軻書至于王霸之說未嘗不歎曰嗟乎知其時之可者不知時之不可者也即牛鼎之事未嘗不歎曰嗟乎知其身之不可不知其身之可也於是退而著隨論上下篇因明王霸之所以興廢進退之所由同異且以解執事者之云耳

論上

客有問宗閔曰孟軻稱齊王由反手謂管仲為不足為若是則功業存乎人不存乎時不亦信乎宗閔曰非也可以王而王可以霸而霸非人之能為也皆此時也人皆奉時以行道者也不能由道以作時者也能因變以建功者也不能由一作因功以反變者也昔者紂為無道以流毒於羣邦天下嚻然不待文王之仁人然後忻戴之也苟有息肩之所則民莫不疾乎奔走如逃其水火

焉當此之時有能扶義陵戎除去大憝則民莫不爭被矢石以報其父兄之仇故太公相武王起而芟滅獨夫以成王業宜建其國雖無大惠於羣邦天下順焉雖文王之仁且欲招而懷之也苟徵虐殺之害則諸侯孰肯忘國從亂而違其天子焉當此之時有能匡飭暴彊夾輔王室則諸侯孰肯不爭奉盟誓以休其戰伐之勤故管仲相桓公從而撫之藩衛宗周以立乎霸功亦宜也誠使太公居管仲之勢而能以周王天下乎吾有以知

其不能也太公管仲並時而起則吾未知孰前焉故仲尼稱管仲曰如其仁稱桓公正而不譎豈有非其道也而仲尼稱之且曰聖人之門無道桓文之事吾不信也客曰然則古人為天下者亦如是乎宗閔曰固也所由曰道道之不可易禮樂仁義之謂矣所遭曰時時不可常應天順民之謂矣昔者陶唐氏之為天下也法天而則地授時以任民垂其衣裳而天下無為推其誠心而刑罰不用當此之時各順其情性樂其習俗保其奉命

故謂之至時一大變及有虞之為天下也始放四凶以除民害是故勤而不德時又一變焉及夏后氏之為天下也始用肉刑以寒民心是故威而不能懐時又大變焉及湯武之為天下也始及干戈放殺昏虐是故善而不能善時又大變焉及桓文之為天下也始合諸侯以匡王室是故順而不能華彼三王二公皆元德也夫豈樂為相反哉勢異則事殊時遷則俗易執一不可以通變循古不可以制變是故觀時而立功論世而創業唐

虞各以其道而自帝三代各以其變而自王二公各以其時而自霸不其大哉吾故曰禮以因人苟有以因之不必法乎古也樂以和人苟有以和之不必法乎古也兵者除亂苟有以除之不必法乎古也為政者乎_疑理天下必法乎古人也况古之行法豈有常亦有從其宜當其道天下隨時而已矣然膠柱鼓瑟惡能成其音聲哉若乃誦前聖之言守已行之制遭變而不通得時而不隨夫如是可謂王莽宋襄公之言不足為有道者也

昔者王莽嘗為德化矣不問可否語必援經不量人心動必據古於是天下煩潰從而喪之此不知變之禍也昔者宋襄公嘗為仁義矣楚人尚詐我必信彼兵尚奇我必正用欲以興商道霸諸侯一戰而為敵所執再戰而身死國削為天下僇笑此不知時之禍也易曰功業見乎變又曰隨時之義大矣非天下之至明孰能通乎變非天下之至聖孰能通乎時且軻之所言前王之遺迹矣君子亦云道而已矣何必履其故迹耶嗚呼自周

室下衰諸侯放恣仁義之道隨沒於戈兵微管仲中國幾為戎矣而曰不足為也孰可為之哉

論下

客有曰王霸之事既聞之矣或言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而孟軻非之曰未聞枉己而直人者也又曰聖人之行不同潔其身而已矣又可信乎宗閔曰非也聖人以枉道為恥以屈道為辱闕

不以屈身為辱唯守其道故雖辱其身而進焉非

其道故潔其身而退焉進豈有他唯道所在而已矣天生聖人者孰爲然哉爲行天下之大道也立天下之大教也利天下之人民也故天下有不由其道者聖人憂也天下有不知其教者聖人憂也天下之人民有不寧者聖人憂也聖人之職也如此聖人之憂也如此得其時遭其會上有明天子下有明諸侯遑遑然求合豈不曰令辱吾身則天下蒙其安百姓得其利不辱吾身則天下不蒙其安百姓不得其利吾寧以一身之故而危

天下病百姓哉此伊尹之所以樂為割烹而不顧其恥也若不得其時不遭其會上無明天子下無明諸侯則必汲汲而求退豈不曰令辱吾身澤得施乎民道得行乎世吾往也令不辱吾身澤不得施乎民道不得行乎世吾止也雖然吾豈圖是安哉亦將激偷倖之風全百姓之教以為乎後之人耳此顔回所以樂窮巷而不動其心者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唯其時故傳曰富貴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取捨唯其義也

然則趨時不可以潔已喪義不可以圖身亦猶追亡者趨拯溺者濡豈樂為之哉其勢則然也故曰觀逐者於其反也觀行者於其終也奈何君子之道豈可以小知哉非匹夫之為諒也觀懸爇之危有救之道小霸則可王則不可而曰非堯舜之事吾不忍為之是知堯舜之道乎是誦堯舜之言乎且軻之言過矣所惡夫干進務入者懼其為利也苟不知為利於辱何有哉客曰然則仲尼不蒙恥而進何也宗閔曰仲尼將蒙恥而不得當

也豈不願之乎當仲尼之行也上之人害其道下之人
壅其言猶且歴說諸侯環軒於天下兾幸時君之一悟
王風之變其存心遇合惓惓而不能已焉終無可奈何
故逐於魯斥於齊圍於匡蒲厄於陳蔡栖皇狼狽於楚
鄭之間其道逾窮其進彌蹇不知者以仲尼之為欲顯
榮其名位富貴其躬者也孰知聖人急於扶世而不恤
其難者哉故嘗稱伯夷不辱其身且曰我異於是及公
山弗擾以費畔而欲從之豈不將由是道行捨其恥焉

可也今牛鼎雖為辱猶不愈於公山氏乎因斯而言仲尼亦有枉也惡有仲尼枉已而不能直人哉安得乎潔其身而已是故水受濁以淳物不傷其清石受磨以利物不磷其堅君子屈已以教人不害其義嗚呼進取之士誠能察伊尹顔淵之所以進退思仲尼執鞭亦為觀大易動静不失其時後匹夫之果其行無忘兼濟之道則雖有甚於牛鼎之恥吾将歌頌之不暇又何譏焉若果孟軻之言則人之相率獨其善而已矣惡能理天下

哉

隋對女樂論　　來鵠

隋儒林有説髙祖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隋文悅噫而史不刋者朝與職俱無人也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去孔子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祭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鼓琴特異於

諸妓則女樂者秦齊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問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哀帝禁不止後之帝王遂能有之羣臣不能以是言但賢暉遠之說暉遠引詩臆對終為博古通知殊不明悠率一時之言頗昧二南之旨且詩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說者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盛德者宜有鐘鼓之樂也故琴瑟在庭荇菜羞之上下樂作以盛其禮

耳謂以樂樂上音岳下音洛淑女非謂淑女執其樂也淑女為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荇菜謂在宗廟用也安有謂王者房中樂耶是皆乖謬之甚矒遠瞽詩而終始疑作對歎朝而罔君葢由隋日無人浪言至是女樂之對猶可君道之問若何上下相蒙履霜於此悲夫

廣廢莊論并序

李谿

王坦之作廢莊論一篇非莊周之書欲廢之其旨意固佳矣而文理未甚工也且祗言其壞名教頹風俗而未

能屈其辭折其辯是真詬之而已莊周復生肯伏之乎

其終篇又同其均彼我之說斯魯遁疑也然則莊生之

書古今皆知其詭於聖人而未有能破之者何哉則聖

人果非而莊生果是矣既莊生云非聖人云是何為不

能勝非哉余甚憎之或有曲為之說使兩合於六經者

或有稱名實學與玄奥不同欲兩存者皆妄也故荀卿

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則異術必宜廢矣余既悟

荀卿言嘉王生之用心而憐其未盡故為之廣云世多

以莊子為玄奥吾獨以為粗見理而未盡耳汪洋七萬餘言然撮其大指舉類而證其得失可見矣且觀其體虚無而不知虚無之妙也研幾於天命而未及天命之源也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何以知之夫虚無用之心也必憑於有者也有之得行也必存於虚也是以有無相資而後功立獨貴無賤有固已踈矣且所謂無者特未明也惠子以其言之無用而應之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今夫地

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乎此言假四旁之無用也以自踰其虛辭則敏矣然無用之説有三不可混而同一有虛無之無用者有有餘之無用者有不可用之無用者虛無之無用者則老子埏埴鑿户之説其用在所無也有餘之無用者則側足之喻其用必假於餘也不可用之無用者苗之莠粟之秕也令莊之壞法亂倫是秕莠之無用矣而自同於有餘之無用不此謬乎此所謂體虛無而未知

虛無之妙也稱屠牛而養刀牧羊而鞭其後指窮於為薪皆在生得納養之和壽矣故譏滅裂鹵莽者責衽席之上設食之間而不和臧者然而衛靈公石槨之銘脩短必有天數矣豈在鞭與不鞭闕

養哉其理自非外此所謂研幾於天命乃未及天命之源也夫因任者因羣才可任而任之耳而莊生欲任天下而不理日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也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

樹木固有立矣禽獸固有羣矣以為上古至德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而人性得矣自懸仁義禮樂而人好知一作知爭歸於利也斯甚不然夫天地日月樹木禽獸不假理者也人則假理者也人生必有欲有欲之心發於自然欲不能無求求不能無爭爭不能無亂故聖人立仁以和之陳義以禁之而反以為害之者則令戎狄之相刼殺魚鼈之相啗食孰行仁義禮樂於戎狄魚鼈之間哉含氣之類莫靈於人物有知也

有欲也而人反無之何如且果無知也果無欲也則凡是非好惡分别賢不肖冝皆起於人也而稱厲之人夜半生子遽然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恐其似已者言人皆欲好善而惡惡故可放之而自理也夫厲之有是心也豈非聖人之分别驅動使之然乎安可放之耶如曰天機非由於聖人則固自有知有欲矣仁義禮樂何罪哉此所謂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自生人以來莫不有爭上好勝之心未為之法則爭歸於義先王知其

然也故高為之法訓而峻為之行而人竟疑作競學之亦是爭勝已而爭勝之循道也猶火之燎上也因為之竈以煬之水之趨下也因鑿之溝以注之是亦燎注之得宜也燎與注者得宜則無焚溺之憂矣爭與上者循理則無暴亂之禍矣由知其本而順理之也然則無竈焉火固自燎矣無溝焉水固自流矣將壞竈以絕燎毀溝以息注勢必不可也徒使燎與流者失宜耳無賢聖焉人固有所希慕矣不尚賢殫聖法削魯史之行以絕人

之好慕果不可絶徒使所慕所好在於非理耳由不知其本而逆施之莊生徒知好高慕上之離其本而不知好慕之心發於天機欲絶聖賢使天下各止其知安其分而無所慕何異於毀溝壞竈以止水火者乎其術一何迂此所謂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用是以觀彼於虛無焉天命焉因任焉性情焉譊譊然道之闕無一洞明者不知玄奥者固如是乎故曰粗見理而未盡者也雖根源老氏而詭聖敗法尤深王生欲廢之宜哉

或曰莊子皆寄言爾以名實按之不亦疎乎夫寄言者若大鵬尺鷃肩吾連叔雲將鴻蒙漁父盜跖求其理者不可責以事也誠惠子以嗜鼠曹商以舐痔違其趣者可謂之忿也如是吾豈不練哉若理之所塞趣之所塞則託以寄言而免也至於稱至人得醲氣之守潛行萬物而不空得道者挈天地騎列星外死生而色若孺子者公為虛誕無足詰焉

薦士論　　牛希

朝廷求賢之道備於往古以經學文藝之流凡設十有二科以待之郡國每歲貢士盡應其科其外諸侯各舉所知以為裨補聖世奏章不絶於明廷爵賞實煩於王命當承平之時卿大夫家召傭書者給之紙筆之資日就中書録其所命每昏暮親朋子弟相與候望以其升沉以備於慶賀除書小者五六幅大者十有二三一作一二幅每日斷長補短以文以武不啻三十餘人一歲之内萬有餘衆或考秩遷漸或方伯慰薦或伐闕功勞或昇

奬舊勲制詔之辭必嘉其官業賞其才藝襃其行實叙其勞績無一日不為之未嘗得一賢士與天子共治於四海未嘗得一賢將與天子鎮静於二邉非求之不廣薦之不至也豈五百年一賢闕世哉夫畫餅不可以充饑誦藥不可以愈病葢無其實而有其名使之然也自朝廷及郡國諸侯之所舉皆無其實將如之何嘗試論之自文藝之流假手於人投擲於公卿之門者牽不能知其偽公試之地尚復乞貸經學之子考帖之時預有

歌括問義之日一席之内對者六七皆誦本疏别無新意更相救助發起義端有司但記其屬求之也以為之去留即經學文藝之謬也如是况漢世公卿大夫皆以通經對策名動天下然後登用或居諫諍之列或處燮理之任朝廷每有水旱災沴彗孛陵犯日月薄蝕必引所通經義證據以為之救殆與今日之經學者異矣若文學侍從之臣必選於切問近對之才必本於諷諫理辭之要故其文章傳之至今又與今日之辭賦者異矣

郡國所送羣衆千萬孟冬之月集於京師麻衣如雪紛然滿於九衢是非相雜固不可知矣諸侯所薦率皆應權倖之旨承交遊之命取其虛名奏署謂之借聽一作廳取其謬舉之說謂之橫薦凡四方表函達於中書者必可指期於清貫美秩名郡劇邑諸侯之薦士也宰執之命官豈唯平生未交於一言蓋見其姓字而已豈能撫實哉官達倖門易如秋草能復貴賤之別闕冠裳之重矣朝廷委輔相之權衡覽諸侯之章疏視其文信其人

以為薦公孫弘董仲舒之學也相如枚皐之才也冉季政事之能也孫吳將帥之略也時君既不問其實安可不信大臣之言從而與之上下相蒙其何以濟且姬周之世薦賢者多受賞魯史有之矣魏晉之日門生故吏有罪必連坐舉主史有之矣今薦賢之賞久已廢矣連坐之典又不行矣況今之所舉非徒古者知之審取其必達取其必富貴闕如一死生不變之為誠明也薦其為將也覆軍擒帥代國獲地然後以為得薦其為相也

富國安人來諸侯之朝成霸王之業然後以為得令之舉也士為筮仕結綬之漸一命一官而已他日之功過皆莫知也薦人用人之道何以得其賢矣昔孔文舉薦禰正平以為堪任大臣有皐陶稷契之才漢后委而棄之竟不能知其道之否臧狄仁傑薦張柬之有宰相業武后用之為相果能克正唐祚有中興之功文舉之薦禰衡也委而棄之仁傑之薦柬之也舉而用之豈繫吾道之廢興豈繫歷數之理亂乎然用之則如此不用之

則如彼騏驥伏櫪安能千里之步龍泉在匣孰知截玉之利悲夫用與不用耳士之於世不可期於一人之知已者茍有知者甘心死節尚且不疑况復昇榮顯之中行心胷之事安人之安而存隨之利人之利而闕有之利天下者以利已之厚者也利百姓者乃利其身之遠者也君子之人豈不利其身哉為國家得人則理失人則亂古今不易之常理安可不以求士為急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四海所歸之聖尚假多士之力况中

庸之主哉易曰君子不家食吉仲尼以天縱之德猶思賢者與之共食况尋常人哉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蓋遺賢之歎也又曰束帛戔戔賁于丘園蓋求之於野也賢人君子何代無之哉上之人其求之以道旣不廢於朝夕於所薦不公所用非賢將難以至於理當在仲明上賞連坐之典以正之姧邪攀緣之路漸將息矣一舉之妄後當自獲其辜知有畏矣在位者斯有賢者矣有道之士爭趨之矣

貢士論

禹畫九州列貢輕重舉賢用材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造之名乃進於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於射宮以擇諸侯所貢之士若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黜爵其次削地得預於射宮以射諸侯之義而為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户歲貢若干人吏以籍上聞計州里之大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著鄉里辟選自古而

然漢世得人於斯為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於京師天子制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已廢於行實矣其後以郎官權輕移之於禮部大宰以三埸為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復對所通經義終以時務為策目雖行此擢第又不由於文藝矣惟王公子弟器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於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備嘗聞之有門閥清貴者有狀骨卿相者有容質秀麗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權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沉密詞

辯雄壯臧否由己昇沉在心羣衆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為難動必有應遊必有從密處隱會深誠重約朱門甲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盡知之雖名臣碩德髙位重權可以開闔之可以摇動之可以傾覆之有司畏之不敢不與之者言泉疾於波浪舌端利若鋒鋩所排歿九泉所引昇霄漢默無言衆必謂之長者猶中心病時皆目之兇人秋風八月鞍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取富貴若咳唾視州縣如奴僕亦不獨髙於

貴冑亦不賤彼孤介得其術者捨耒耜而取公卿乘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朝廷取士之門於斯為最衰世以來多非其人明廷無策問之科有司望疑至公之道登第之人其辭賦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曰一作白抱憤之人汨没塵土天九重高不可以叫加以浮薄之子遞相唱和名第之中以隻數為上賤其雙數以甲乙為貴輕彼兩科題目之間增其異名至其傅粉燻香服飾鞍馬之費多致匪人成於牧宰取資貨以利

輕肥朋黨比周交遊酒食亂其國政於斯為甚竊願明君賢臣悉以同力大革其弊復以經明行脩為急所謂斥彼浮華敦其茂實儒風免墜失取士之道

寒素論

堯舜興於畎畆之中以仁義而得天下曾顏非諸侯之祚以德行而居儒道之首以曾顏比之於天子天子喜之以桀紂比之於匹夫匹夫怒之豈在其貴賤之位哉為仁義一日則為君子不為仁義一日則為小人豈在

世載相襲冠裳相承吁哉蒲輪不往諸侯之家束帛不在闕廷之下皆巖穴隱逸之人行仁抱義之子化之於鄉里聞之於郡國達之於朝廷然後求之豈在卿大夫之子哉諸侯鄉飲之禮敬年尚齒使少年知禮老者獲養脩長幼之道也天子太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教人以孝教人以悌興教化之本也文不以爵禄為差也況布素對策名聞於天下者有之矣徒走以取公卿者有之矣鄭康成捨胥吏之役歸為儒者黄叔度牛醫之子

以德行聞令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僕隷易如草芥曾不以為之伍寒賤之子能以道德自尊文藝自將見之若敬大臣避之若逢摯獸又不自審之所致也堯舜何人也猶將比肩其道流品何人也余何人也曾不自敬其身故且朝為匹夫暮為卿相者有之矣朝為諸侯暮為餧鬼者有之矣道之用捨在於我而已是玉之美者不產於廊廟之下為瑚璉之器材之美者不出於里閈之内為棟桴之用士之美者非貴胄之

子而登卿相之位況投竿而為王者師挽車而為王子相豈白屋之士可自遺之哉

銓衡論

王者列官分職以成庶政材不可失官不可曠故銓者以慎擇為目衡者以公平無私或失於是豈稱其本自周室以司馬宗伯選士漢魏晉宋降及國朝委吏部擇官上自郎吏下至丞簿皆稟之銓注科名入選品秩所蔭勲代授任四方奏薦加黜伸書易名取姓其為猥詐

不可勝紀以天下之大九州之衆職官將萬餘員令長簿尉官秩至卑理道與下最親朝廷輕之委有司而已令吏部自尚書至郎吏五人抱案者向百餘輩桀黠詭譎必出於是視其官屬如弄嬰兒若啗之以利即左右手之不若皆舐筆署夕且未之暇焉能得其過者掄材為善久廢其事為人擇官殆無虛日其稍留心者止於詰其履緒循其資歷黜其昇遷求其殿犯豈有問其為政之本為理之道至若試以章判拘以棘圍鬻文之徒

偏得其便乞憐之子略無愧容大為笑端不可以取亦闕居清官若罷無資財考秩既深然後送堂時宰視之不成芻狗區區風塵殍死者衆胥吏賄賂之交填咽街巷聒于耳目清資劇邑必有主者朝列一作夕之中以藥為之某官若干萬錢某邑若干束絹公然大言曾無畏懼憧憧政路指期而取其之官也納賄償債且未之能豈復為政為理是以生民致困歲月凋弊逋逃林藪竄伏萑蒲小者掠行旅大者破井邑天下九州蜂飛蝟起

以至於阽危宗社夫衆庶非樂於遠父母棄妻子之疑為盜賊甘心於白刃之下生業既亡饑寒是逼遂陷於此皆為政之驅也持衡者得不以銓擇為急

不招士論

史記以衛青為大將軍門下賓客蘇建常責其不招士青言自魏其武安招致賓客天子常切齒夫選賢任能乃天子之柄豈臣下之所為哉太史公亦美其慎重予竊未然之夫諸侯貢士者在禮經一與再不貢有黜爵

削地之制則當位者其可嘿嘿乎且魏其武安之厚賓客非有賢智士也皆任俠之徒以力折公侯為能以權傾州縣為重如是則天子安不切齒哉蕭何薦韓信王陵舉張蒼鮑叔舉夷吾子皮任子産如有益於國濟於時豈天子之能罪哉其後武帝詔於青問選士青但欲以富金賈人多者皆應命賴賢大夫趙禹知其事召問其故皆聶聶然罔審是非與土偶無別遂悉命其徒於末流中等田仁任安武帝與語大悅皆擢用之若武帝

常切齒不當於青之門下選士也得田仁任安協於上意亦不當罪青之門有人也武既不然而青以為切齒無乃誣上之言歟抑唯欲聚富金多財者歟抑闕其金帛恐招致賢彥有所費耗歟若然則出塞之功無乃幸而成者歟

小功不稅論

小功不稅制於古行於今然古儒今儒終以為不可何也由不為辯後所以惑也古人不可者曾子曾子曰小

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說者云以為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之親聞喪恒晚晚終無追服言不可也令之不可者韓文公以為小功之親多而未踈又不比古圖國分境狹令[疑衍]之遠者或數千里之外是愈無追小功者矣亦不可也夫禮始於文武制於周公定於孔子此聖人貫萬行極人情其為五服之義宜已謹矣彼曾子仁厚純篤之行以禮為薄而私恠之爾禮所以文制云定者正為此也

恐厚者過焉而止之謂也恐薄者不及焉而限之謂也
昔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弗除也曰弗忍孔子曰先
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路弗
忍獲正於聖人而後無惑曾子欲稅小功亦弗忍不幸
不獲正於聖人使惑者至於今弗解也韓文公可謂與
曾子同志而未思於周公孔子者

小人論既無恩愛 表本作既無恩愛仁義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封禪

封禪議一首

封禪射牲議一首

郊祀

皇后不合祭南郊議一首

駁祝欽明請南郊皇后充亞獻議一首

南郊先燔後祭議一首

廟樂

定宗廟樂議二首

論立對破陣慶善二舞議一首

魯議一首

封禪

封禪議

顔師古 貞觀十一年

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款謁 舊唐書作謁敬 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為 唐書作於 壇下距 唐書作趾 預 會要通典作先 申齋潔贊饗

已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山下封於山上四出開壇道場通議南面入升於事為允今請山上圜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為唐書作加之四面各設一陛唐書作階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陛唐書作階而會要作宜就行事二字唐書作上封玉牒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書盛篋笥所以或呼為石篋然其形大質重轉徙非易岱宗儻無此石皆應取自他山所以不為混成累輯而作大要在於周固稽其縝會要作緝密而近代儀注更名石𥓂

礙非稽古之文會要作稱本無義訓可尋嬴會要作盈縮之間貴在折中會要作衷不煩紛議更增疑惑今請方石三枚以為冊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用備檢約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若置牒壇上止因累石不加繕築即以為封匪唯嚴秘之道有如簡率亦乃名實不副理恐乖爽今請於圜壇之上安置方石封印唐書通典作璽緘既訖會要作畢加五色土築以為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

丈金玉重寶質性堅貞宗祀嚴禋皆充器幣豈嫌華靡寔貴精確況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韞靈琦（會要作事韜靈琦）傳之無窮永存（會要作在）不朽至于廣袤之數足以載文辭緘束之方務在申膠固今宜立制隨時損益豐功厚德既以跨躡前蹤盛典宏規無勞一遵曩式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唐書有長短潤一如玉牒七字）其印齒踈密隨印大小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巧（唐書作雕）飾今既積

土厚封更無差動天長地久寧假支持斜設横安請並弗會要作不置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逺通典作大矣其事尚焉我皇聲暢九垓威横八極靈祇不愛其寳兆庶無得而稽但當賛述希夷以攄臣下之至具會要作其祭壇之例會要作制登封之所肆覲萬國受記會要作職百神固宜刻頌顯會要作播通典作明揚功業至如小距環壇會要作圜石闕别樹唐書作廻建事非經據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神靈璽寳而弗用由來無所施行

其六璽雖以封書莫不披于羣下受命之璽登封則用
昭事上玄表兹介福休徵緯兆豈因常賁又封檢之璽
分寸不同即事而言請並更造旣順肅虔之理永垂創
制之名禪壇制度請從新禮行事儀式亦並依之自外
委細不載於文者職在所司隨事量定議曰謹率愚管
其錄如前庸疑之言不足觀採但封禪大禮舊典不存
秦漢以來頗有遺跡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元封倪
寬專贊其決逮乎光會要作建武梁松獨尸其事縉紳雜議

不知所裁至如流俗傳聞記注臆說未嘗從事徒有空言乖殊不一曷足云也且夫沿草不同著之前誥自君作古聞諸往冊方今台鉉佐時遠超風后秩宗典職追邁伯夷究六經之妙旨畢天下之能事納于聖德稟自宸衷果斷而行文質斯允詔旨集公卿及儒生學士議登封事謹依訪聞具件如右但封禪大禮舊典不存秦漢以來頗有遺跡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元封時主博採羣論建武有司亦稟成規至如記注近書委巷浮

說不足憑據無所取材且夫沿革不同著於往冊自君作古寔惟令範聖朝丕業方貽萬載臣下庸蔽不取專決請垂鑒察克斷宸衷謹錄奏聞伏聽裁擇謹議

封禪射牲議高宗　　　裴守貞永淳元年

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難以施行據封禪禮祀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

鑾駕至時牢牲揔畢天皇（通典作陛下）唯奠玉獻酌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請從減罷謹議

郊祀

皇后不合祭南郊議（中宗）

褚无量（景龍三年）

議曰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

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圓丘祭中最大皇后内主禮甚尊崇一作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遍檢禮經一作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唐策作助會要作同也謹按大

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其行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即當云若不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文上更起凡明一作則是別生餘事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内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録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親徹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賛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為宗伯生文若宗伯

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廟之祭祀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文相證何以明之
按外宗惟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
也又按王后行事揔在內（英華作外非）宰職中檢其職文唯
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
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獻祭天無祼所以（一作以此）得知
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
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

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預唐策作助會要作同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强臣擅朝會要作權悖亂彝倫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太誓曰王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凝丕天之大績斯史策之良誡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臣忝守經術不敢默然會要作緘默請旁詢碩儒俯循一作摭舊典遵一作採曲臺之故事行

圓丘之正儀使聖朝叶昭曠之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唐策作美歟）謹議（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駁祝欽明請南郊皇后充亞獻議

蔣欽緒

議曰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議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几筵云設祀先王之昨（讀作胙）席明（一作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

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人為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揔名非不一作獨天地為大祭祀也何以明之按欝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按尸與斝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賛瑤爵據天無祼

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會要作云大祭祀即爲祭天地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會要作赴則攝而薦豆籩欽明惟執此文以爲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臨一作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制一作詔大號理其大禮二字一作禮制相天王之大禮若王不與會要有大字祭祀則攝位此已上

一會要作云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六字英華只作大祇會要作大祭今以舊唐書祝欽明傳增入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宗廟之事故惟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合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為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王后祭宗廟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天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

薦玉豆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預則贊宗伯按此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贊之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廟之薦本無佐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命一作合何人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內司服掌王后祭服無

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褘衣揄周禮注及唐史並作揄英華皆作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也褘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揄翟從王祭先公則服之闕翟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采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賔客則服之褖衣燕居則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但自先王已下又三禮義宗明王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助祭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服明矣又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

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
從王享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
也翟車者后採桑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乘也按此
則皇后無祭天之車明矣又禮記郊特牲義賛云祭天
無祼鄭玄注云惟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
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后
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之是為二獻按此
則祭圜丘大宗伯次王為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

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只及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典史一作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王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于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

月丁卯親祀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助祭南郊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正明一作文若以王者制禮自我作古明主立斷非臣所敢言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祝欽明傳

南郊先燔後祭議　唐子元　徐堅同議　開元年中

議曰臣等謹按顯慶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

柴者臣等按禮迎神之義樂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按尚臭之義不為燔之先後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祭天亦燔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按顯慶中無忌等奏稱晉氏之前猶遵古禮周魏以降妄為損益者今按郭璞晉南郊賦及注爾雅祭後方燔又按宋志所論亦祭後方燔又檢南齊北齊及梁郊祀亦

先飮福酒訖燔燎（一作後方燔）又按後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後燔據此即周遵後燔晉不先燔無忌之奏（一作事）事（一作義）乃相乖又按周禮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為始告神時祭（一作薦）於神坐也又（又一作下文）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放（一作如）其器之色又禮器云有以小（一作少）為貴者祭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合奠之神座理即（一作節）不惑又云四珪（圭珪通）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時以旅

五方天帝明矣其青珪赤璋白琥玄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於其方迎氣所用自分別矣今按顯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用先燔蒼璧既已燔矣所以遂加四珪有邸奠之神座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騂牲充其實（一作貫）俎混昊天於五帝同用四牲失特牲之明文加為二犢深乖禮制（一作意）事乃無憑請依貞觀舊禮先祭後燔庶允經義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禮儀志

廟樂

定宗廟樂議二首 此篇英華題作太宗廟樂舞名議非

顏師古

貞觀十四年六月一日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以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度（一作定）奏聞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近奉德音俾令釐草嘉名創立實宜允副（會要有此十六字）伏惟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崇（會要作出）瓜瓞詩

云濬哲惟（一作維）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德（四字一作久而有深智會要作久而深智）虞夏二代發禎（會要作祺）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為辭太祖景皇帝迹肇漆沮（一作沮漆）教漸豳岐胥宇之志既勤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言遐遠之期惟天所命以長（一作長與）福祚流于子孫也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代（會要作世）祖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實啓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

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馭歷揖讓受終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兹多祐一作祜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謂其終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載物凝輝一作暉麗天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静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謹議　一作皆通典

二　　許敬宗

議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祖在天式彰於嚴祀致敬之情允洽大孝之道克（一作宜）宣是以八佾具陳肅儀形於綴兆四懸備展被鴻徽於雅音著（一作考）作樂之明義擇皇王之令典前聖所履莫大于茲伏惟皇帝陛下天縱感通率由宜極孝治（一作理）昭懿光被於八埏愛敬純深追崇於百世（一作葉）永言錫祚思（一作顧）弘頌聲鍾律草音揩鏗鏘於享（一作饗）薦羽籥成列申蹈厲於烝

嘗爰制一作詔典司加隆會要作宗稱號一作加隆循聲覈實敬闡

尊名竊以皇靈滋慶濬源長委邁吞鷰之生商軼擾龍

之肇漢咸一作盛韜光於九二漸發迹於三分高祖紐地

補天重張區宇返魂肉骨再造生靈恢恢帝圖與二儀

而合大赫赫皇道共七曜以齊明雖復聖迹神功不可

得而窺測經文緯武敢有寄於名言敬備樂章式昭彝

範具列如左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三廟樂請同

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大基通典作階之舞世

通典作代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成之舞高祖太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七廟登歌請每室别奏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音樂志

論立對破陣慶善二舞議高宗永淳元年

裴守貞見舊唐書并會要

議曰竊惟二舞肇興謳吟攸屬賛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賔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覧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况升中大事華夷畢集

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別申嚴敬臣等詳議每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謹議

魯議　　高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代（一作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一無此字）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庶人尊卑貴賤待禮

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其（一無其字）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禮樂以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若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以（一無以字）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觀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當用可知矣又恐未來（一作來者）以

杞宋用王禮為疑一作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之一無之字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恐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樂一無此字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

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三一無此字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邪晉應韓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為聖也如一作知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餧周公於一作于魯矣安在其為成康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一有佐商二字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

之夫太伯太王之長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一有大字）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之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爲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尊崇其父至于德功未著則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

行于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下之公器大典獨私于一作予周公乎周公有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弗克負荷首一無此字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一作皆唐文粹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一